



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(局部)

成都人的

“二十三，糖瓜黏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做豆腐，二十六，炖猪肉；二十七，宰年鸡，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，三十晚上熬一宿……”在成都的童谣歌声中，成都人又迎来了新年。

古时候，过年的民俗很多，仪式感很强，有的关于信仰，所以人们要拜神祭祖；有的关于饮食，所以家家要吃团年夜饭；有的关于娱乐，所以百姓要赶集朝会闹元宵。“年”来自古老的历史，又深刻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。灶神、桃符、破五、人日、上九……这些名词如今或许变得陌生，但文字的背后是一场场仪式，关乎历史的根，文化的魂。

腊月二十三

按旧俗，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，到新年正月十五日闹完元宵才算正式结束。腊月二十三，又称之为小年。这一天，大家打扫屋宇、擦净门窗、清洗物件、晾晒被子，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，寓意吐故纳新。旧时成都，一般在腊月二十四日打扫庭院，称之为“打扬尘”。

庭院打扫干净以后，还要进行一个重要仪式——祭灶。关于何时祭灶，民间有“官三民四船家五”的说法，“官”指权贵官绅，“民”指一般升斗小民、“船家”即指水上人家。在成都地区，诚如民国周询《芙蓉话旧录》所言：“十二月二十三为祭灶日，俗虽有官三民四之说，然实无此限制。通城以廿三祭灶者居大多数。”

据民国版《华阳县志》记载：“二十四日，扫屋宇。沿街鬻灶神、灶马及灶糖，祀灶神。”祭灶是大事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当天晚上，备好香烛纸钱，摆好各类贡品，准备送灶神上天。在成都街头，商人沿街售卖灶神、灶马，及灶糖等物品，以便人家祭灶所用。清代筱廷《成都年景竹枝词》云：“涂烟黄纸卖盈城，到处喧呼灶马名。祭灶人家都来买，一张送去一张迎。”所谓灶马，就是指在纸上画灶神像，用焚烧“灶马”的形式，送灶神上天，是为“送灶”。

灶糖是值得一说的另一种主要祭品。灶糖多为麦芽糖，用玉米、高粱、麦子、米等粮食发酵而成，不同地方有不同称呼，如糖瓜、关东糖、胶牙糖等。在成都，偶尔会听到“叮叮当，卖麻糖”的吆喝，其实这麻糖就是麦芽糖的一

大年三十

腊月最后一天，称之为“过年”，古称“岁除日”，晚上即为“除夕”。嘉庆版《金堂县志》记载了大年三十的仪式流程：“除夕，以牲醴祀先祖，分年夜饭，虽猫犬不遗。换桃符，贴金胜，凡门巷器用皆黏楮钱。储水度可用二三日，扫除必洁。入夜篝灯聚饮，围炉守岁。鸣爆竹，烧仓木以辟不祥。于是，少者，贱者向尊长行辞岁之礼。”成都各地的过年仪式大同小异，基本都是围绕辟邪纳福，主要包括换桃符、祭先祖、吃年夜饭、迎新守岁等。

自北宋王安石写下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浓郁的年味便在平平仄仄的诗句中流传了千年。所谓桃符，就是画在桃木板上的神像，左写神荼，右书郁垒，用以辟邪，后来渐渐演变成春联。而春联的诞生又与成都有着不解之缘，早在北宋乾德二年(964年)，也就是后蜀广政二十七年的除夕，后蜀皇帝孟昶兴致勃勃地写下“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，这被公认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，这算作成都为春节所作的贡献。旧时成都，大部分人家还是选在大年三十下午贴春联。

大年三十不仅要贴春联，还要张贴年画。年画的类型十分丰富，用途也多种多样，家家户户张贴年画，祈求平安吉祥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。色彩缤纷的年画，营造着浓郁的节日气氛，有的贴在厨房，有的贴在猪圈，有的贴在大门前。贴在厨房的是灶神，贴在大门口的是门神。在巴蜀地区，以夹江、绵竹、梁平等地的所产木刻年画最为精美。民间门神形象多为秦叔宝(左)、尉迟敬德(右)，一人持剑，一人持鞭，贴反了要闹笑话。

李劫人在《死水微澜》中描绘过成都东大街新年景象：“每家铺面，全贴着朱红笺的宽大对联，以及短春联，差不多都是请名手撰写……而门额上，则是一排五张朱红笺镂空花贴泥金的喜门钱。门扉上是彩画得很讲究的秦军胡帅，或是直书‘只求心中无愧，何须门上有神’，以表示达观。”文中提及了对联、门神、喜门钱等年味十足的新春饰品，“门扉上的彩画”即年画，而“秦军胡帅”分别指秦叔宝和尉迟恭。

除了换春联和贴门神，成都地区旧时还流行贴喜门钱的传统。喜门钱，又叫“门钱纸”，由一叠红纸构成，贴在门额之上，长七八寸，宽五六尺，上有花纹，纸末端制成燕尾状，每一贴共有一五张。如成都竹枝词所云：“家家门户焕然新，都贴喜钱扫俗尘。红纸五张装体面，柴门也自见新春。”和春联一样，红色的喜门钱十分喜庆，既能驱灾，辟邪，又能装饰门楣，让大

灶君今日上青天

种，推测成都地区所用灶糖应为此。

为何选择用灶糖祭灶，得从灶神的职责谈起。灶神，又称灶君、灶王，古代家家户户都要供奉。相传，灶神由玉帝派驻各家各户，监督善恶，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，每年腊月二十四日，自人间返回天庭年终“述职”，汇报每家每户的善恶情况。清代《敬灶全书》称：“灶君受一家香火，保一家康泰，察一家善恶，奏一家功过。”人们以灶糖祭祀灶，其一是既甜又黏的灶糖可以黏住灶神的嘴，在玉帝面前无法说坏话；其二是为了讨好灶神，“吃人家嘴短”，灶神即使开口，也是在玉帝面前美言几句，保佑全家富贵平安。

送灶神上天，可谓仪式感十足。清末民初傅崇矩在《成都通览》中有记载：“祀以白饴糖果子，净茶锅之中央，燃灶灯一盏，四周围绕以净水，传为灶神茹素也。前十日，即有各庙僧人印刷黄纸，名灶诉，皆忏悔之文，按户索钱。”除了备好祭品，还要写好沟通天庭的疏文。这种专用于祭祀灶神的疏文叫“灶疏”，即上述各庙僧人送来的灶诉，为祭灶的特殊用品，分为送灶疏文和接灶疏文。祭灶时，除了口头祷告，人们还将灶疏于灶前焚化，以公文形式让上天知道。

到了除夕夜，还要将新的灶神迎接回家，名曰“接灶”。将崭新的灶王年画粘贴在灶旁墙壁上或者厨房神龛中，然后烧香、上供、磕头，标志着新的“东厨司命”已经莅临家中。年年如此，周而复始。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门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。

除夕当日，祭祖仪式尤为隆重，必须要以“牲醴”祭祀祖先，感恩亦缅怀。“牲”原指祭祀用的牛、羊、猪，后泛指祭祀所用的肉类；“醴”是指一种酒，或为屠苏酒。祭祖仪式上的祭品丰富，以丰盛的肉制品祭祀，在追思祖先的同时，也寄托着人们关于生活的美好愿望。

祭祀肉类主要包括猪、鸡、鱼等，选择很有讲究。有条件的人家，猪肉要用猪头和猪尾，寓意“有头有尾”；“鸡”与“吉”同音，寓意“大吉大利”；“鱼”与“余”同音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在祭祀中，有的地方还要焚烧纸钱，成都地区谓之“烧袱子”。民国版《大邑县志》记载：“封纸钱为袱，署名其上，具酒肴，祭祖先，曰烧年纸。”烧年纸意在寄纸钱给祖先亡灵，在纸上一写好祖先名字，不能出现遗漏，希望他们更好地保佑子孙后代。

忙完了祭祖，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饭。根据成都风俗，“夜则卑幼拜于尊长，曰辞年。尊长以钱赐于卑幼，曰压岁钱。”此时，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，大人会给压岁钱，成都地区俗称“挂挂钱”。“压岁”也是“压祟”，“祟”是指不吉利的东西。人们相信压岁钱具有“驱邪镇祟”之义，晚辈得到压岁钱后，可保新年平安。

除夕之夜，家家张灯结彩，户户喜气洋洋。成都百姓还会在家中厨房、浴室、水井等各处燃烛点灯。据光绪版《增修灌县志》载：“庖厠并厕俱为燃灯，曰照耗。”“照耗”又叫“照虚耗”，这种习俗起于唐代，一直延续到清代，其意义是驱逐黑暗，祛除鬼魅。

迎新守岁，是大年三十的重要活动，过年气氛逐渐推向高潮。此俗最早起源于蜀地，后又盛行于全国，晋代周处《风土记》有载：“蜀之风俗，晚岁相与餽问，谓之餽岁；酒食相邀为别岁；至除夕达旦不眠，谓之守岁。”成都地区较好地保留下了守岁传统，例如嘉庆版《邛州志》有载：“父兄弟聚饮一堂，爆竹连声，欢笑达旦，谓之守岁。”道光版《新津县志》亦载：“除夜篝火围炉，聚饮守岁(或作祟)。燃爆竹，行辞岁礼。”家人欢聚一堂，围坐于温暖的炉火边，欢歌笑语，其乐融融，或言美好的回忆，表达出对旧年的不舍；或念未来的期许，流露出对新年的希望。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，虔诚地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子夜将近，众人未眠，甚至通宵达旦，坐等新年的钟声敲响。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两年。在热闹的鞭炮声中，在灿烂的笑容里，翘首以盼的新年悄然降临。

正月初五 过年过出仪式感

正月初五谓之“破五”。自除夕起，家里就不打扫卫生，直至初五才能将纸钱灰、爆竹灰、渣滓等垃圾清理干净并扔到户外，俗称“扔穷”“破五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”，意为驱除一年的霉运。这天，人们忌讳走家串户，也不兴访亲访友，因为要接财神。

据传大年初五是“东西南北中”五路财神的诞辰，自然成为城乡各商铺开业的“吉日”。“接财神”意味着招财进宝，当然也是广大“打工仔”努力挣钱的日子。

正月初七

在古人眼中，从正月初一至初八各有所属：初一为鸡，初二为狗，初三为猪，初四为羊，初五为牛，初六为马，初七为人，初八为谷。正月初七，古为人日，也称“人胜节”。据传女娲在初七造了人，所以初七是“人日”，意为“人类的生日”。

成都人有日游草堂习俗，勃发于唐宋，兴盛于明清。唐上元二年(761年)，时任蜀州刺史的高适于正月初七日寄给寓居浣花溪的杜甫一首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，以“人日题诗寄草堂，遥怜故人思故乡”表达对朋友和家乡的思念。大历五年(770年)正月二十一日，飘零在潭州(今湖南长沙)的杜甫翻检书信，又读到了高适当年所寄之诗，感念往事，不禁老泪纵横，写下了《追酬故高蜀

正月初九

正月初九，谓之“上九”。民间认为，初九日是玉皇大帝诞辰，称玉皇会。这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都要举行相关祭祀和庆祝活动。成都老百姓大多会前往玉皇观、武侯祠，祭祀玉皇大帝，烧香以祈福。嘉庆版《温江县志》有载：“九日，为玉皇大帝诞期。子分设香楮拜祝，谓之九。”

到了明清，庄严肃穆的祭天典礼已被各种充满世俗味道的庙会、灯会取代。在灌县(今都江堰市)，百姓多去伏龙观游玩；马祖寺的庙会规模甚大，其间百货列备，买卖者尤多，朝会习俗相延至今。在新津，号称“九莲胜景”的观音寺尤为热闹，香客络绎不绝，有的信徒甚至从几百



明代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看戏局部

正月初一 春来更有好花枝

旧时成都正月初一，家家户户拂晓之时就要早起“出天方”。老老少少盛装打扮，准备好香、蜡、纸钱，还有酒水及水果等祭品，祭祀天地间各路神灵。据文献记载，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长江流域的习俗，清晨一早，家族之主率领家中男丁开门焚香，并向东方磕头作揖。礼完天地后，老百姓再焚烧香蜡，祭拜家族先祖，燃放完爆竹才能出门。大年初一，姻族之间会相互庆贺，就叫拜年；若新妇携夫归家，就叫拜新年。

这天有诸多忌讳，比如不能扫地、不能倒水、不使用刀剪、不吃葱韭等辛辣的蔬菜，即“不茹荤”。大年初一的早餐也颇有讲究，早晨一般不吃米饭，因为“饭”同“犯”，而以挂面和汤圆为主。挂面代表长

久，寓意着福寿延年；汤圆代表团圆，寓意着幸福美满。

吃完早饭，人们便向“喜神方”出行(或者朝着喜神方象征性走几步)。所谓“喜神方”，是指喜神所在方位。不同的年份，喜神方位都不同，有时是西南，有时是东北，历书上有记载。人们向喜神方位出行，所遇寺庙就会祈祷，就叫“进香”。

这一天，大家都要出门游玩。据《成都通览》记载：“初一天游各庙，以武侯祠、丁公祠为热闹。”人们喜欢去武侯祠、丁公庙(纪念川督丁宝桢的祠祠)、望江楼等地；成都郊县同样如此，如在新繁“妇孺则盛装外游，城居多往龙藏寺，乡居多往东湖，男则肃衣冠。走谒于诸姻族尊长之家，谓之拜年。”



Culture&History

浣花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3年1月28日
星期六

无人不送穷

据《金堂县志》记载：“初五谓之破五，勤苦人家子弟各理其业。”

成都地区，大年初五还有从外面带东西回家的习俗。清人杨燮在《锦城竹枝词》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送穷活动：“牛日拾来鹅卵石，福贫都作送穷言。富家未必藏穷鬼，莫把钱神送出门。”牛日即为正月初五，形状好看的鹅卵石代表元宝。大批民众纷纷奔向河坝，将好看的鹅卵石带回家，当作宝贝收藏。

草堂人日我归来

州人日见寄》，隔空回应已逝的故人。杜甫、高适二人“人日唱和”的故事传为诗坛美谈，成为旷世友谊的见证，成为后代文人墨客、市民百姓“人日游草堂”之习俗的滥觞。

清咸丰二年(1852年)，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特意选在人日于杜甫草堂题写了“锦水风光君占却，草堂人日我归来”的对联，更是引领潮流，开一时文雅风气，发扬光大“人日游草堂”的传统。在清末民初，人日活动延续旧俗，草堂成为成都百姓人日出行的首选，如《成都通览》有载：“初七日，游工部草堂。”直到今天，在每年正月初七，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还会举办许多与人日相关的文化活动。

上九玉皇会

里外赶来，整个寺庙被烟雾缭绕，到了日暮都未能消散；在新津全县的广福寺还有上元会，上演酬神戏剧数百场，堪称全县庙会之盛。

自正月初九起，成都各庙宇、各人家都要点上灯笼，一直点到正月十六为止，其间还要举行龙灯、狮灯等灯会活动，大街小巷流光溢彩。据嘉庆版《华阳县志》载：“是夕始放灯，日出灯，有狮、龙、竹马、走马、鳌山、采莲船诸名。出灯，又叫上灯。”在清末民初，成都城区以东大街的上九彩灯最为精致，五颜六色的彩灯上绘满引人入胜的三国故事，英雄豪杰栩栩如生，赏灯之人流连忘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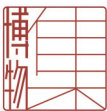
正月十五

一夜鱼龙舞

正月十五，即元宵节，又称为“上元节”，俗称大年。元宵之夜，称为“元夜”或者“元夕”，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。元宵节要吃汤圆，各地同俗；元宵节要看灯会，举国亦然。据嘉庆版《华阳县志》记载：“十五日，俗谓之元宵。人家碎米为丸，曰糖元，以相馈遗。市并祠庙结棚张灯，光明如昼，间有猜灯谜者。”元宵节既有吃的，又有看的，还有玩的，这天就是要“闹”才精彩，简直是普通民众的狂欢节。清乾嘉年间，罗江才子李调元曾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天在成都赏灯，并用三首诗歌记录了火树银花的元夜胜景，其中《元宵》诗曰：“灯遇元宵尽力张，暗尘滚滚逐人忙。烛天火树三千界，照地银花十二行。宝马长嘶成队醉，油车细碾遍街香。谁知月到团圆夜，早已微销一线光。”

自唐宋以来，成都灯会文化就十分兴盛。灯会又与灯市密切相关，二者互相促进发展。早在宋代，成都就有“十二月市”之说，与春节有关的集市有两个，即正月灯市和十二月桃符市，足见成都灯会产业的繁荣与发达，这也与成都自古“俗好娱乐”的风气密切相关。在元宵当天，人们十分忌讳下雨，在民国版《简阳县志》记录了一则民谣：“雨打上元灯，清油贵如金。”清油，即是菜籽油。元宵下雨，低温阴湿，意味着气候不好，不利于庄稼生长勃发，自然会影响粮食的产量。所以百姓都期盼夜空明月高悬，全年风调雨顺，田野五谷丰登。

天上明月高悬，人间彩灯万盏。在元宵节期间，各地都要举行祭祀仪式和娱乐活动，既酬神也娱人，普天同庆。过了元宵节，标志着春节过完了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人们要为新的一年幸福生活奔波忙碌。

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